

#### 第四十五章 淑太妃送禮

京城的百姓這陣子都在議論皇上選秀的消息，但近日的話題又轉向了定國公府的家事，楊舒清懷孕的消息傳了開來，姜檸寶這位定國公夫人的做法贏得諸多讚譽，但仍免不了會有人說些酸話，認為姜檸寶是因為無法生育，只能藉此博個好名聲。

大部分高門大戶的後宅婦人則是讚賞中又夾雜了歎息，楊舒清不是省油的燈，姜檸寶的做法其實是最好的。

安遠侯夫人得知女兒懷孕後，大為歡喜，這下子女兒在定國公府的地位更高了，她還精心挑選了兩個嬪嬪送過去。

安遠侯想到的更多，原本在女兒訂親後，聖上給定國公賜婚，他是真的後悔了，萬一定國公有了子嗣，謝景翊的地位就尷尬了，幸好接下來峰迴路轉，定國公夫人被設計陷害，再也無法生育。

安遠侯懸著的心落了地，嫡長女還是有福氣的，如今又有了身孕，他更是志得意滿。

楊婉玲得知這個消息後，看著銅鏡裏自己那張美麗絕倫的臉蛋，勾起一抹冷笑。楊舒清才剛懷上，還沒有坐穩胎，就宣揚得人盡皆知，以她對楊舒清的瞭解，這裏面肯定有古怪。

明日她就要進宮參加選秀了。

楊婉玲相當期待，這是她擺脫安遠侯府的機會，她心裏不止一次感謝乾元帝下旨選秀，要不然她的婚事一直被嫡母拿捏著。

比起嫁給一個不堪的人，還不如入宮當皇上的妃子。

不過在入宮選秀前，她要送楊舒清一份大禮。

楊婉玲抬手摸了一下額頭上不甚明顯的小疤痕，冷笑道：「楊舒清，希望妳喜歡這份賀禮。」

選秀如期舉行，姜檸寶也撥了幾分心思關注，因為傅苑寧也參加了。

她家世顯赫，是皇后大選的熱門秀女。

成親後，姜檸寶和傅苑寧依舊有書信來往，所以姜檸寶知道，這次的選秀，左相其實不贊同傅苑寧參加，要她假裝生病避過。

但傅苑寧不願意，便偷偷請了她幫忙。

姜檸寶已經放下了讓傅苑寧成為她大嫂的心思，期盼傅苑寧這般玲瓏心思的姑娘，能夠嫁一個對她好的男人，不要摻和到秦王和晉王的爭鬥之中去。

等乾元帝佈下天羅地網，這兩位王爺估計也蹦躑不了多久了。

作為書中的重要女配之一，傅苑寧的運氣不會差，比許多貴女好多了，也許這次大選她可以入宮當乾元帝的妃子，甚至是皇后。

所以姜檸寶請了謝珩出手。

大哥如今只是個秀才，距離八月的秋闈還有一個月左右，需要全力備考，她並沒

有拿這些瑣事煩他，將冰塊準備充足送去，讓大哥念書時能夠舒服些，但倒是寫了信告訴他她懷孕的好消息，並請他一定要保密。

夏日炎炎，主院的屋子裏擺放了足量的冰盆，頗為涼快。

姜檸寶坐在矮榻上吃著酸棗糕，最近她尤其愛吃酸，府裏的大廚都會做一些酸味的菜肴和點心。

「夫人，趙管家說，安遠侯夫人過來探望少夫人，可是離開的時候頗為匆忙，和來時的歡喜大相徑庭。」春喜一進屋裏，就連忙將這個消息告訴姜檸寶。

定國公府裏的一些下人是當過斥候的老兵，練就一雙火眼金睛，趙管家派他們盯著錦華院，一點風吹草動都瞞不過他們。

這不，安遠侯夫人的異常反應就被人看在眼裏。

姜檸寶若有所思的說道：「我記得楊氏和安遠侯夫人母女感情很好，楊氏懷孕，安遠侯夫人應該高興才是，這反應不對。」

「夫人，您說錦華院那位會不會是沒有懷孕？」春樂腦洞大開。

姜檸寶心一凜，回想著楊舒清懷孕後的一系列異常舉動，她微微眯起眼道：「極有可能，看來需要請太醫院醫術最好的太醫來一趟了。記住，這事先不要傳出去，我會再和國公爺提提。」

她記得前幾日安遠侯夫人送了兩個嬪嬪過來，但據她所知，楊舒清並不怎麼高興，也不太重視這兩位嬪嬪。

春樂興奮地點頭。

這時，一名下人前來稟告宮裏的公公來了，正在主院的大廳候著。

姜檸寶心裏滿是疑惑，帶著黃嬪嬪等人去了大廳。

一進大廳，姜檸寶便看到一位面白無鬚的中年太監，他手中捧著一個匣子。

趙管家就站在太監身邊，他向姜檸寶行禮後，恭敬的介紹道：「夫人，這位是淑太妃身邊的李公公。」

淑太妃是秦王的生母，先帝薨逝後，她選擇住在宮裏的慈安宮。

慈安宮是先帝妃嬪們居住的宮殿，如果生育了成年皇子的太妃，不想居住在慈安宮，可以由她們的兒子接出宮奉養。

至於晉王的生母慧太妃，也沒有出宮。

現在有了安遠侯的站隊，還有定國公府隱形的支持，秦王的呼聲最高，淑太妃也穩穩壓了慧太妃一頭，意氣風發。

定國公夫人無法生育，定國公的爵位遲早要落到謝景翊手中，楊舒清除了是安遠侯嫡女外，她還是謝景翊的夫人。

據她所知，乾元帝的身體益發不好了，這次選秀估計有沖喜的意思，現在她的兒子秦王急需安遠侯的支持。

她十分瞭解這其中的利害關係，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她不想功虧一簣，只能咬牙答應楊舒清的請求，與楊舒清合作。

不過她也並非是個傻的，不會故意得罪定國公夫人，誰不知定國公和其夫人感情極好。

於是她做了兩手準備。

李公公朝姜檸寶恭敬的行禮，笑著道明來意，「淑太妃娘娘派奴才過來給國公夫人送一份大禮。」說完，他將手中的匣子遞了上去。

趙管家皺了皺眉。

姜檸寶亦是秀眉微蹙，淑太妃到底在打什麼主意？莫名其妙送禮，估計不是什麼好事。

她微扯唇角，淡淡的道：「李公公既然是奉淑太妃娘娘之命而來，這份大禮我就收下了，還請李公公回去替我謝過淑太妃娘娘。」

說完，她示意春喜上前將匣子接過來，一副準備送人的架勢。

「國公夫人不打開看一下嗎？」李公公硬著頭皮開口。

這是淑太妃的吩咐，他一個小小太監不敢不從。

姜檸寶似笑非笑的瞅了李公公一眼，微微一笑。「春喜，將匣子打開，我也好奇淑太妃娘娘會送什麼樣的大禮給我。」

李公公的笑容一僵。

春喜立即將匣子打開，裏面放的是一尊白玉雕刻而成的送子觀音，栩栩如生，一看就是大師之作。

姜檸寶將白玉觀音像拿出來看了看。「淑太妃娘娘真是有心了。」

她笑容和煦，聲音輕柔，但在說到「有心」兩個字的時候，故意加重了語氣。

明知她吃摻了無子花的菜肴，還送她送子觀音，確實是有心，有心折辱她！

李公公緊張得手心都沁出了汗，他再次硬著頭皮道：「國公夫人，這是一尊由清水寺高僧開過光的送子觀音。」

這話也是淑太妃娘娘叮囑他一定要說的。

等說出這句話，大廳裏瞬間一片寂靜，氣氛陡然變得壓抑。

李公公直冒冷汗，後背都濕了。

趙管家和黃嬪嬪的臉色瞬間陰沉下來，淑太妃居然這麼做，要不是他們知曉夫人懷了身孕，這送子觀音就是明晃晃的折辱。

萬一夫人被氣到……

「這送子觀音不錯，我很喜歡，當初楊氏進門，我也送了一座送子觀音給她，這不，才一個多月，她就懷上了景翊的孩子。」姜檸寶的語氣裏滿是驕傲，絲毫沒有被人折辱的憤怒。「李公公，淑太妃娘娘的禮我已經收下了，你可還有別的事？」姜檸寶將手中的送子觀音放在桌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溫開水，神色淡淡的望著李公公。

李公公連忙從袖中掏出一封帶著淡淡花香味的信，恭敬的道：「國公夫人，這是淑太妃娘娘給您的信。」

「春喜，將信拿過來。」姜檸寶吩咐了春喜一聲，又轉頭看向李公公。「李公公，還有事嗎？」

李公公連忙道：「回國公夫人的話，沒有了，奴才這就回宮覆命。」說完，他慌忙行禮告退。

送走了李公公，姜檸寶讓黃嬪嬪將信件拆開看看，黃嬪嬪依言照做，等看完了內容，她的嘴角抽了抽。

淑太妃果然狡猾，兩邊都不想得罪。

「夫人，淑太妃在信裏說，送您送子觀音是少夫人的請求，還說她並沒有故意侮辱夫人的意思。」黃嬪嬪對楊舒清的觀感跌到了谷底。

趙管家皺起眉頭。「少夫人心機深沉，手段狠辣，不過淑太妃也真會兩邊賣好。」姜檸寶一點都不意外，能夠在激烈的宮鬥中平安生下皇子並將其養大的妃嬪，哪裏會是簡單的人物。

淑太妃明顯是想要安遠侯的助力，亦不敢得罪定國公，同時也揣摩過她的性子。

「將信給我看看。」

姜檸寶從黃嬪嬪手中拿過信，果然如她所料，李公公說的那些話，都是楊舒清交代的，同時還附了一紙楊舒清的親筆信函，證明淑太妃所言非虛。

楊舒清請淑太妃送白玉觀音應該只是第一步，為的是報復她和打她的臉，應該也是想藉此激怒她，接下來楊舒清應該會另有舉動，楊舒清還真是不消停。

這下子姜檸寶更加懷疑楊舒清是否真的懷了身孕。

姜檸寶想了想，吩咐道：「趙管家，將我收到淑太妃送的送子觀音的消息傳去錦華院，我倒要看看楊氏到底想幹什麼。」

趙管家點頭應了下來。

姜檸寶回到屋子，派黃嬪嬪將此事告知謝老夫人。

今日是雙數日，中午謝珩回來和姜檸寶一同用午膳，用過午膳，姜檸寶向謝珩說了今日發生的事和她的猜測，「……國公爺，我覺得應該請太醫院醫術最精湛的太醫再來替楊氏診一次脈，楊氏懷孕後的行為舉止有點異樣。」

謝珩看了淑太妃送來的信函，俊臉陡然沉下來，周身的氣息瞬間森冷，聲音低沉冰冷，「我明日就請太醫過來。」

姜檸寶嘴角一翹，楊舒清是真的有孕還好，如果是假的……她的眼底劃過一道冷光，這可是楊舒清自己主動遞上來的把柄，這一次她可不會輕拿輕放。

姜檸寶真的厭煩了上躡下跳的楊舒清，她本來沒有拆官配的意思，要不然當初也不會順著謝景翊的意思退了親，但現在看來，是楊舒清自己要惹麻煩上身。

不過姜檸寶和謝珩都並不在意淑太妃送了送子觀音的事，楊舒清的事也是小事，在兩人心裏，楊舒清再蹦躑也沒用。

謝珩的大手覆上姜檸寶的腹部，眼神柔和，只要一想到她的肚子裏孕育著兩人的孩子，那種無與倫比的幸福感就溢得滿滿的。

「國公爺，我該午睡了。」

可能是懷孕的緣故，姜檸寶最近開始覺得比較嗜睡，不過平日裏她就有午睡的習慣，所以並不明顯。

「一起。」

謝珩將姜檸寶抱到床榻上，深深吻住了她，灼熱纏綿的吻慢慢往下，在細緻的鎖

骨處流連許久，最後硬生生的停了下來，抱著她一起躺在床上。  
姜檸寶臉頰酡紅，鼻尖都是他身上的男性氣息，沒一會兒，她還是抵抗不住困意，睡著了。  
謝珩瞅了一眼睡得香甜的小妻子，嘴角微微翹起，愛憐的在她額頭上落下一吻，闔上雙眸小憩。

等姜檸寶醒來，已是未時，窗外依舊陽光燦爛，謝珩已經離開了。  
洗漱完，她不自覺摸了下空空的肚子，正好黃嬾嬾端了精心熬製的燕窩粥來，看到她的動作，連忙道：「夫人，您快些吃些燕窩粥墊墊肚子吧。」  
香甜的燕窩粥令人胃口大開，姜檸寶一連喝了三碗才有飽足感，她俏臉一紅，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我這兩天好像越來越能吃了。」  
黃嬾嬾笑著回道：「能吃好啊，夫人，您現在是雙身子，一人吃兩人份，胃口大也不出奇，當初老夫人也是如此，您且放寬心，老奴會讓廚房多準備一些您愛吃的點心和補湯。」  
姜檸寶點點頭。

吃飽喝足後，姜檸寶懶洋洋的躺在床上，楊舒清的貼身婢女倩蓉來到主院想要見她，她原本不想理會的，後來又想看看楊舒清又要做什麼，便讓人進來了。  
倩蓉的態度相當恭敬，但說出口的話，卻令姜檸寶都要氣笑了。  
楊舒清拐這麼大的彎，就是為了要將淑太妃送給她的送子觀音要回去。  
春喜和春樂都很無語。

黃嬾嬾眼神微冷，少夫人仗著懷了孩子，益發的無法無天了。  
「夫人，大夫說少夫人懷的這一胎胎象不太穩，少夫人心裏擔心，聽說淑太妃娘娘送了夫人一尊高僧開過光的送子觀音，想請求夫人借送子觀音供奉一段時日，好保佑少夫人這一胎平安。」倩蓉突然跪在地上向姜檸寶磕頭。  
姜檸寶勾起諷刺的笑容，嗤道：「妳家少夫人整天上躡下跳的折騰，我一點都沒看出她哪裏擔心了。」

倩蓉一噎，實在找不出藉口為自家主子辯駁。  
「夫人慈悲，少夫人肚子裏的孩子亦是您的孫子，請您看在少夫人肚子裏未出世的孩子分上，借少夫人送子觀音一用。」倩蓉繼續磕頭。  
姜檸寶似笑非笑的瞅著倩蓉的這番作態，不疾不徐的抿了口溫開水，淡淡的道：「我記得楊氏進門時，我已經送了她一座送子觀音擺件，那也是清水寺的高僧開過光的，妳回去告訴楊氏一聲，讓她供奉那座送子觀音保胎即可。」  
倩蓉一聽夫人提起少夫人當初敬茶時得到的見面禮，臉色一白，額頭冒出了細密的汗珠，夫人送的送子觀音和國公爺送的玉牌，早都被少夫人摔碎了。  
而且看夫人的反應，莫非已經知曉這事？  
「怎麼，楊氏將我送的送子觀音摔碎了嗎？」姜檸寶的語氣驀地變得冰冷，一雙極美的眸子滿是冷意。  
跪在地上的倩蓉心尖一顫，連忙搖頭。「沒有，沒有，少夫人將您送的送子觀音

好好的收在庫房裏。」

姜檸寶將倩蓉一閃而逝的心虛收入眼底。「行了，妳也別撒謊了，我早已經知曉那座送子觀音被楊氏摔了，還在回門的時候將碎片丟了。我和楊氏的恩怨妳也知曉，她摔了我送的送子觀音，我能夠理解，我不是小肚雞腸的人，不管楊氏是否孕育著謝家的子嗣，我都不會責罰她，妳且讓她放寬心。」她的語氣平淡，似乎在說一件無關緊要的事。

倩蓉卻嚇得臉色一片慘白，眼裏滿是驚懼，原來夫人早就知情，可笑的是，她們還自以為做得隱密。

「妳回去告訴楊氏，胎象不穩，就待在院子裏安心養胎，不要整天想些有的沒的，如果將我的孫子折騰沒了，休怪我不留情面。」姜檸寶說完後，便命倩蓉離開。送子觀音既然到了她手中，她就沒有想過要送出去，她更沒有隱瞞倩蓉的來意，很快的整個定國公府都知道少夫人向夫人討要白玉送子觀音保胎一事，一個個目瞪口呆。

淑太妃的做法已經夠令人氣憤的了，少夫人還來插一腳。大夥兒都不覺得夫人的做法有什麼不對，胎象不好就好好養胎，或是讓大夫開保胎藥，鬧出這些事來一點意義都沒有。

#### 第四十六章 有信為證

錦華院裏，一襲月白色長袍的謝景翊冷冷的看著懷孕後依然美麗如昔的楊舒清，語氣冰冷的說道：「舒清，定國公府和安遠侯府不一樣，後院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妳以後不要將妳那一套算計用在這裏，安心養胎吧。妳和淑太妃聯手折辱母親的事，父親已經知曉，他讓我告誡妳，希望妳恪守本分，不要做那等不孝之輩。」

楊舒清的臉色乍青乍白，心裏一片寒涼，她這般算計姜檸寶為的是什麼？還不是為了他！

「景翊，你聽我解釋，我並沒有折辱姜檸寶的意思。」

在謝景翊面前，楊舒清習慣性的叫姜檸寶的名字。

謝景翊淡漠的瞅著她，對她已經沒有了信任，他不懂自己當初為何會鬼迷心竅的喜歡上她，也許是當年在老桃樹下的相遇太過刻骨銘心……

可惜這一番相遇都是她算計而來。

當他心悅於她時，他沒有細想過，她對他的情意到底有幾分，哪怕得知她與秦王相擁，他仍說服自己要相信她。

誰知成親後，她的表現、她的反應，都令他感到陌生，洞房花燭夜她熱情熟練的模樣也一直烙印在他心裏，讓他從自己編織的美夢中醒來。

「舒清，妳好自為之。」說完，謝景翊深深的看了楊舒清一眼，頭也不回的離開。楊舒清渾身一震，俏臉上的血色消失殆盡，她咬了咬唇，俏麗的臉上滿是怨憤，淚水撲簌簌的落下，此時此刻，她真的對他死了心。

倩蓉和倩碧一進來就看到少夫人傷心落淚，難掩擔心。

「少夫人，您沒事吧？」

「是不是姑爺他……他做了什麼過分的事？」

楊舒清慘然一笑，她抹去眼淚，抬起頭，眼裏滿是堅決。

「以後不要叫他姑爺！」

倩蓉和倩碧倒吸了一口涼氣，連忙道：「少夫人，您……您千萬別生氣，小心小主子，別動了胎氣。」

楊舒清眼中滿是豁出去的瘋狂，她冷冷一笑道：「什麼小主子，我壓根沒有懷孕，不過是服用了一種藥物弄成假孕罷了，可是不管我怎麼激怒挑釁姜檸寶，她竟然不接招。」

倩蓉和倩碧震驚之餘，脊背發涼，身子忍不住顫抖了一下。

怪不得少夫人這幾日的舉動這麼怪異，原來是真的想栽贓陷害夫人。

「倩蓉，倩碧，我一直將妳們當做心腹，信任妳們，假孕的事我不希望傳出去。」

楊舒清語氣輕柔，但眼底劃過一道危險的光芒。

倩蓉和倩碧感覺到一股危險的氣息，心裏一緊，齊齊保證道：「少夫人放心，奴婢誓死保密。」

楊舒清這才露出淡淡的笑意，她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腹部，狠絕的道：「很好，接下來我就要物盡其用了。倩碧，我待會兒寫封信，妳偷偷送去給秦王。」

如果不在離開定國公府之前坑姜檸寶一把，搞臭她的名聲，她實在嚥不下這口氣，她無法忘記定國公和姜檸寶在敬茶的時候是如何羞辱她。

是的，楊舒清已經決定要和謝景翊和離。

重活一世，她為了謝景翊一再委屈自己，現在她忍無可忍了，洞房花燭夜那晚的事情，一直是他心裏的刺，無論她怎麼解釋、怎麼示好，他都無法釋懷，她也累了。

她要嫁給將她捧在手心裏的秦王，等她輔佐秦王登基，她就是皇貴妃，一想到以後換成姜檸寶恭恭敬敬的對她行禮，她益發堅定要和謝景翊和離的決心。

但要她拱手將謝景翊讓給別的女人，她又不甘心，既然她得不到，別的女人也別想坐享其成。

定國公的人脈和爵位，楊舒清都垂涎眼紅不已，等定國公死了之後，她就要秦王將這一切收回去，到時姜檸寶還不是任由她拿捏。

此時的楊舒清還不知道明日謝珩將會請太醫到府上為她診脈，她的謀劃只會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她也沒料到她的庶妹也給她準備了一份大禮。

姜檸寶並不知道楊舒清的心思和盤算，她正在詢問謝珩選秀的情形。

「國公爺，傅苑寧有機會成為皇上的妃子嗎？」

謝珩眉梢微挑，也沒有隱瞞，淡聲道：「皇上有意納她為貴妃。」

姜檸寶訝然，她還以為以傅苑寧的家世，應該可以爭一下后位，但又想到他曾說過后位已經有人選了，不由得在心裏歎了一口氣。

在書裏頭，前世傅苑寧就是貴妃，這輩子依然如此，看來她這個變數的出現，將

某些人的命運扳回了原來的軌跡。

「貴妃也好，位分夠高。」姜檸寶笑著道。

姜檸寶還問了下惡毒女配楊婉玲的情況。

聞言，謝珩眼底劃過一抹異色，這楊婉玲真不簡單。

「皇上會冊封楊婉玲為賢嬪。」

姜檸寶琢磨著他的用詞，一個是有意，一個是會，這讓她實在很好奇楊婉玲到底做了什麼，竟然讓乾元帝將她的封號都定下來了。

「國公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謝珩嘴角微勾，將好奇心旺盛的小妻子圈在懷中，緩緩道出原委，「楊婉玲用楊舒清暗地裏組建的勢力情報向皇上投誠。」

沒想到皇上的心腹竟然有不少是楊舒清的人，這些人隱藏得極深，若不是楊婉玲提供了名單，皇上完全不會察覺。

謝珩的眼底閃過一抹煞氣和濃烈的殺意，幸好只有貼身的太監和心腹太醫知曉皇上一身體康復了，其餘的心腹並不知情。

這一次楊婉玲立了大功，皇上當然不會虧待這位大功臣，如她所願冊封她為賢嬪。姜檸寶察覺到他的情緒變化，微微一笑，看來楊婉玲提供的情報非常重要，說起來她只是從書中知曉楊舒清暗地裏建立了自己的勢力，並不清楚到底涉及了哪些人。

同樣是惡毒女配，但楊婉玲的手段更厲害。

姜檸寶沒有什麼野心，經歷過殘酷末世的她，只想在和平世界過著平靜悠閒的日子。

翌日，謝珩和姜檸寶吃過早膳後，謝七急匆匆進來彙報情況，春喜、春樂和黃嬪嬪三人都退了回去。

「主子，夫人，少夫人有情況。」說完，謝七將昨晚截到的信件交到謝珩手中。謝珩馬上拆開來看，英俊的面容沒有任何波動，但渾身的煞氣不自覺的釋放出來。謝七趕緊往後退了幾步，心有餘悸的抹了把汗，看著夫人淡定的坐在國公爺身邊，心裏敬佩不已。

謝珩沒有動怒，神色不變的將信件遞給身邊的姜檸寶。

姜檸寶接過一看，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涼氣，不敢相信。

「楊氏不僅假孕，還已經找好了下家，她這是打算和景翊和離後再嫁給秦王嗎？」難道男女主的感情真的需要她這個原本的惡毒女配催化並推動，不然怎麼會出現楊舒清變心，準備和離再嫁深情男配的情節？

姜檸寶懵了。

「這楊舒清還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謝七聽了，目瞪口呆，少夫人這是自尋死路。

「楊氏一開始接近景翊的目的本就不單純，她會這般做，我一點都不意外。」謝



珩的語氣沒有絲毫的溫度。

他一開始就不看好他們。

楊舒清戾氣太重，心機太深，吝惜付出感情，謝景翊則不同，他是真心喜歡她。姜檸寶怔了怔，仔細回想一下書中的情節，如果不是她這個惡毒女配一直糾纏謝景翊，使計陷害楊舒清，男女主的感情也不會越來越深厚。

所以在她果斷放手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了男女主的感情不會經歷各種挫折風雨，重活一世的楊舒清一開始的目的是抱謝景翊的大腿，對謝景翊的感情並不深。這個時候是楊舒清和秦王來往最頻繁的時候，謝景翊潔身自好，沒有和別的女子糾纏不清，楊舒清卻周旋在謝景翊和秦王之間，兩人的感情基礎並不穩固，尤其他們還提前了將近一年成親。

姜檸寶越想越無語。

有的時候不作為也是一種錯，所以她才是「罪魁禍首」。

「國公爺說的沒錯，楊氏既然已經有了和離的心思，咱們還是趕緊讓太醫將她假孕的事曝光。」姜檸寶蹙眉道。

謝珩頷首，楊舒清不能再留下了。

正好今日謝景翊休沐，就讓他趁機看清楊舒清的真面目。

「檸寶，我今日有要事，這事交給妳處理。」謝珩抬手拂過她耳邊的髮絲，他相信以她的能力，定能處理好這件事。

「國公爺，你放心，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姜檸寶笑盈盈的回應。

「嗯，交給妳了。」

謝珩見時候不早了，抱了一下小妻子，大手摸了摸她的腹部，起身和謝七一同離開。

姜檸寶將信件仔細收進懷裏，這可是重要的證據，而後帶著春喜和春樂到主院的大廳。

黃嬪嬪去廚房端了一盅雞湯過來。

這些日子，大廚總是變著花樣替姜檸寶準備膳食，尤其在燉湯方面更是卯足了功夫，所以縱使姜檸寶已經吃過早膳，聞到雞湯的香味，她還是有胃口。

「夫人，這雞是瑞王妃莊子裏特地用藥材餵養出來的，最是滋補，平日裏只供給瑞王妃食用，還是老夫人特意去瑞王府給您弄來的，您趕緊嘗嘗看。」黃嬪嬪將雞湯端到姜檸寶面前，笑咪咪的說道。

姜檸寶忍不住心想，用藥材餵雞，這瑞王妃還真懂吃，不過謝老夫人的舉動更令她感動，能遇到這樣的好婆婆，不知道是她幾輩子修來的福氣。

「黃嬪嬪，母親會不會因為這樣就欠了瑞王妃人情？」姜檸寶不禁有些擔憂。

若是為了幾隻雞欠了人情，那實在不划算了。

黃嬪嬪搖頭笑道：「不會，其實老夫人和瑞王妃向來交好，只是知曉的人極少，這次瑞王妃莊子裏所有用藥材餵養的雞，老夫人都定下了，訂金就是夫人釀造的極品桃花美顏酒。」

姜檸寶這才安心，自從懷孕後，謝珩就不讓她再釀造花釀和果酒，所以能拿去送

人的只有幾個月前釀造的極品桃花美顏酒。

極品桃花美顏酒是美容聖品，怪不得瑞王妃會答應這樣的交易。

姜檸寶拿起調羹，小口小口的喝著雞湯，這是她第一次喝這麼奢侈的雞湯，果然鮮美至極，絲毫不油膩，還帶著淡淡的甘甜。

大廚的手藝精湛，姜檸寶當然不會虧待這位大廚，給了他豐厚的賞銀。

剛喝完雞湯沒多久，謝老夫人坐了小轎子過來，在婢女的攙扶下進了大廳。

楊舒清是否懷孕，謝老夫人極為關注。

姜檸寶直接將謝七截到的信件拿給謝老夫人看，謝老夫人看過後，臉色鐵青。

「好！好一個楊氏！檸寶，這等不貞不孝、水性楊花的媳婦，我們謝家要不起。」謝老夫人氣得渾身發抖，聲音像是從牙縫中擠出來一樣，兩句話就定下了楊舒清被休棄的結局。

她想到兒子送給楊氏那塊刻了「貞」字的玉牌，更覺得兒子有先見之明，楊氏水性楊花，不是當媳婦的好人選。

尤其是將門之家，是萬萬不敢娶這等媳婦入門的。

姜檸寶道：「母親消消氣，等陳太醫診斷出楊氏假孕的事，還有這封信件當證據，我們再處理楊氏不遲。」

謝老夫人聞言，臉上的怒意稍微褪去一點。

巳時左右，陳太醫到了定國公府，他是乾元帝的心腹，口風極緊，有了乾元帝的交代，他定然不會洩露姜檸寶懷孕的消息。

姜檸寶得到高嬪嬪的同意，將無子花的解藥交給了陳太醫，陳太醫如獲至寶，這段時日，他一直待在太醫院研究方子。

這是他第二次來到定國公府，第一次是定國公以為自己得了心疾，那次的烏龍，讓他差點沒有笑死，卻沒想到再次來到定國公府，是為了確認楊舒清是否懷孕，他默默搖頭，這定國公府人口簡單，後院亦簡單，沒想到竟這樣不平靜。

大致的情況陳太醫已經知曉，說實話，換做其他人，看到安遠侯嫡長女這般折騰，也會懷疑她懷孕的真實性。

「春喜，去錦華院請少爺和少夫人過來。」端坐在鋪了一層軟墊的透雕木椅上的姜檸寶看到陳太醫來了，吩咐道。

春喜應聲離去。

陳太醫向謝老夫人和姜檸寶行禮後，替姜檸寶診脈，接著欣喜的道：「恭喜夫人，您已有兩個多月的身孕，而且胎象極好，這些日子應該沒有孕吐過？」

他雖然保守一問，但看她臉頰紅潤，氣色極好，就知曉她沒有孕吐過。

姜檸寶懷孕一事，陳太醫早已知曉，這次只是例行性的檢查。

姜檸寶撫摸了一下腹部，點點頭道：「是啊，我現在的毛病就是餓得快，一天要吃好幾餐。」

謝老夫人高興得合不攏嘴，連連道：「能吃是福，能吃是福。」

當初她懷阿珩的時候也是如此，每日要吃好幾頓，阿珩出生後，身體很好，一直沒有怎麼生過病。

她也放下了心裏的擔憂，阿珩的煞氣果然影響不了孩子，說不定孩子出生後，也和檸寶一樣不懼阿珩的煞氣。

謝老夫人越想越開心。

「夫人的狀況不錯，繼續保持。」陳太醫笑著捋了下鬍子，又提醒了一些注意事項，便將醫藥箱放在桌上，坐在一旁等候。

楊舒清不知道自己假孕一事已經暴露了，她昨晚和兩個心腹婢女商量設計一樁嫁禍姜檸寶的陰謀，打算來個速戰速決。

聽到下人來請，謝景翊和楊舒清一同前往主院。

楊舒清笑容明媚的挽住謝景翊的手臂，哪怕她已經決定要和離，表面功夫還是得做好。

謝景翊在外人面前也沒有落她的臉面。

到了主院，楊舒清一看到陳太醫，瞳孔猛地一縮，心裏浮現一抹不好的預感。

陳太醫怎麼會在這裏？

如果是其他的太醫，她還不會如此驚慌，但是陳太醫……

想到自己服用的藥物，楊舒清看了一眼坐在高位的謝老夫人和姜檸寶，尤其是看到姜檸寶似笑非笑的表情，她頓感如墜冰窖，渾身都在發冷。

她死死揪住謝景翊的手臂，希望可以從他身上汲取一絲安全感。

手臂傳來一陣刺痛，謝景翊側頭看了一眼神色不對勁的楊舒清，不知為何，他的心陡然一沉，他低喝一聲，「舒清！」

楊舒清猛地回過神來，鬆開了手，人也恢復了平靜。

謝景翊拉著楊舒清，恭敬的行禮。「見過祖母，見過母親。」

姜檸寶看了一眼謝老夫人，淡淡一笑。「景翊，楊氏，這位是太醫院的陳太醫，過來給母親診平安脈，楊氏有了身孕，府裏的大夫說胎象不穩，正好讓陳太醫也給楊氏診診脈，看是不是要開帖保胎藥。」

楊舒清渾身一冷。

完了，她假孕的事要曝光了！

不行，越是這種時候，她越要冷靜。

跟來的倩蓉和倩碧兩腿發軟，她們沒有想到不過一個晚上，事情就發生了變化，她們和商議的計畫還沒來得及施展……

少夫人說過，服用那種藥物，可以製造懷孕的假象，連太醫都難以診斷出來，她們只能在心裏暗暗祈禱陳太醫檢查不出來。

陳太醫什麼都沒有說，作為宮裏的太醫，察言觀色的能力極為重要，楊舒清一瞬間的神色變化瞞不過他的眼。

陳太醫心裏有數。

「少夫人，請伸出您的右手。」

楊舒清依舊心存僥倖，也許陳太醫檢查不出來，她不能自亂陣腳，於是她揚起一

抹明媚的笑容，伸出手擱在桌上。

「陳太醫，麻煩你了。」

姜檸寶挑了挑眉，一點都不意外楊舒清這麼快就冷靜下來。

陳太醫仔細的給楊舒清診斷，一盞茶左右，陳太醫的眉頭越皺越緊，神情凝重。

楊舒清的心猛地一跳，極力忍住將手收回來的衝動。

萬一被發現了……楊舒清心念一轉，想到了應對之策。

「陳太醫，情況如何？」謝老夫人按捺不住的問道。

謝景翊俊美的臉上也浮現一絲關心，雖然他對楊舒清沒了情意，但是對孩子還是很上心的。

「回老夫人的話，少夫人並未懷孕，只是服用了一種藥物，造成假孕的跡象。」

陳太醫深深的看了楊舒清一眼，搖了搖頭，暗暗歎息。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這話一出，大廳裏瞬間寂靜。

謝景翊猛地看向楊舒清，半晌，他合上了眼眸，袖中的手緊握成拳，面容顯出一抹苦澀。

雖然她極力表現出震驚和不敢相信的神色，但他對她頗為熟悉，她的細微神情變化，又怎能瞞得過他？

楊舒清的身子晃了一下，俏臉一片慘白，她抱住肚子，驚慌的叫道：「不，不是真的，陳太醫，你再仔細診斷一次，我不相信，我明明懷了景翊的孩子……我能感覺到肚子裏的骨血在動，我有噁心的徵兆……」

「少夫人，您確實沒有懷孕，假的終究是假的。」陳太醫皺眉看著楊舒清裝瘋賣傻，老臉沉了下來。

楊舒清彷彿瞬間被抽光了渾身的力氣，她瞪向姜檸寶，憤怒的道：「是妳，一定是妳陷害我！」

正津津有味看著楊舒清演戲的姜檸寶微微勾起唇，她該說楊舒清不愧是女主嗎，腦子轉得就是快，一下子將矛頭對準了她。

第四十七章 楊舒清被休棄

謝老夫人見楊舒清到了這個地步還想往姜檸寶身上潑髒水，再也忍無可忍，怒喝道：「夠了，明明這一切都是妳自導自演，還想栽贓到檸寶身上，妳到底存的是什麼心？」

楊舒清挺直脊背，絕美的臉上滿是倔強，還有一絲被冤枉的委屈和憤怒。「祖母，孫媳冤枉，孫媳怎麼會做這等誅心的事？孫媳和婆婆早有私仇，除了她，孫媳想不出還有誰會故意陷害我。」

姜檸寶冷眼看著楊舒清的作態，輕描淡寫的道：「楊氏，是不是冤枉，事情沒有查清楚之前，請不要胡亂攀咬，切記，舉頭三尺有神明。」說完，她看向陳太醫，淡淡的問道：「陳太醫，不知楊氏服用了何種藥物？」

楊舒清不發一語，神色透著一抹隱忍和薄怒。

姜檸寶瞥了她一眼，敢情她是演戲演上癮了？

陳太醫看戲看得正歡，冷不防聽到姜檸寶的問話，他趕緊回過神，捋了下鬍子，神色凝重的回道：「是一種叫『子歸』的藥物，服用後，會造成懷孕的假象。」不過嚴重的後果陳太醫並沒有當眾說出來，這是為楊舒清保留了顏面，再怎麼說她是安遠侯的嫡長女。

子歸這種使人假孕的祕藥極為罕見，他能夠診斷出來，只因這是他那位醫術天賦極高的情種族叔為愛慕的女子弄出來的。

不過這個時候不適合自曝家醜。

「子歸是什麼，我怎麼從未聽說過？」謝老夫人眉頭皺緊，難怪府裏坐鎮的大夫檢查不出異樣。

姜檸寶嬌美的臉上適時露出疑惑的神色，心裏卻憐憫了一下毫不知情的楊舒清，書中提到，楊舒清為了復仇，費盡心機從宮裏某個老太妃手中得到了祕藥，然後暗中收買晉王妃的心腹，設計晉王妃服用子歸假孕，再趁著參加宮宴時，故意演了一齣戲，利用陳太醫當眾揭穿晉王妃。

後來陳太醫在眾人離去後，才私底下跟晉王妃說了，服用子歸假孕，終身將難以再受孕，讓膝下只有一個女兒的晉王妃，頓時從雲端墜落到泥潭裏。

說起來，晉王妃前些天生了一個女兒，楊舒清設計晉王妃懷孕是在年底的時候，現在她竟然自己服用了。

姜檸寶真不知該怎麼說她了。

當初楊舒清暗地裏弄了無子花借張氏的手暗害她，現在她自食惡果，不孕的人變成了她自己，難道這就是因果報應？

「陳太醫，子歸這種藥物是否罕見？」謝景翊沒有施捨一個眼神給楊舒清，臉上甚至隱隱有怒意閃過。

陳太醫同情的看了謝景翊一眼，實話實說，「子歸這種藥物是祕藥，知曉的人不超過十個，以國公夫人的出身，絕對不可能聽過這種藥物的方子。」

話裏的意思已經十分明顯。

連謝老夫人都未曾聽過，所以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楊舒清自己弄來的。

其實陳太醫也非常意外，他真沒有想到楊舒清居然知曉子歸的方子，明明知曉這方子的人幾乎都被賜死了。

楊舒清渾身一僵。

她敢用子歸這種藥物，就是因為其罕見隱密，但現在似乎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連謝老夫人都不知道子歸，姜檸寶未出嫁前，只是一個沒了雙親的伯府姑娘，哪怕成了國公夫人，但除了回門和送舅家親戚離京，就沒有再出過定國公府。

身邊服侍的人還是陪嫁過來的兩個婢女。

一下子就洗清了姜檸寶的嫌疑。

繞回了原點。

楊舒清心裏一沉。

倩蓉和倩碧原本以為少夫人可以翻盤，誰知陳太醫的一席話，完全打壞了她們的計畫，兩人驚懼不安，汗水透濕了後背。

完了，少夫人這下子該怎麼辦？

「楊氏，妳還有什麼話說？」謝老夫人冷冷的看著楊舒清，語氣冰冷至極。

「祖母，清者自清，陳太醫說子歸這種藥物極為罕見，連您都沒有聽說過，存不存在還難說，不如多請幾位太醫來複診。」楊舒清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腹部，目光堅定無畏的看向謝老夫人，猶如寒冬裏的傲雪寒梅。

姜檸寶微微眯起雙眸，端起茶盞抿了一口溫開水，服用子歸造成的假孕，只有陳太醫可以診斷出來，楊舒清就是利用這一點證明自己沒有假孕，果然聰明。

被質疑醫術，陳太醫當即沉下臉。「少夫人慎言，老夫曾見過服用子歸這種藥物的人，與少夫人的脈象一模一樣。」

「陳太醫，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你方才說我是假孕，我一下子亂了方寸，但你一說我是服用了子歸這種從未有人聽說過的藥物，我就開始懷疑你撒謊了。」楊舒清撫摸著腹部，雙眸微帶一絲冷意。「婆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妳這般處心積慮請陳太醫來演這一齣戲，恐怕是想一箭雙雕，不僅要除掉我腹中的孩子，還想毀了我的名聲，對吧？」

楊舒清果然不是省油的燈，一下子將姜檸寶捲了進來。

陳太醫氣得嘴唇發抖。「少夫人好一張利嘴，竟然如此顛倒是非黑白。」

楊舒清心裏冷笑，看向姜檸寶的眼神透出一抹不易察覺的狠辣。

謝老夫人的臉色早已黑沉似水，楊舒清果然難纏，這樣的手段，這樣的心機，姜檸寶估計不是她的對手，看來還需要她出手才行。

黃嬈嬈等人全都怒目而視，齊齊擔心姜檸寶。

唯有倩蓉和倩碧心裏大喜，少夫人果然厲害，一下子扭轉乾坤，將矛頭重新對準了夫人。

啪啪！

姜檸寶拍了兩下手，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楊氏，原本我還想給妳保留幾分顏面，現在看來是我太仁慈了。」說完，她從袖中拿出一封信函。「妳不承認服用藥物假孕沒關係，但這封信妳應該很熟悉吧？」

謝老夫人見姜檸寶開始反擊，便不再說什麼，姜檸寶身為定國公夫人，是時候獨當一面了。

楊舒清瞳孔一縮，身子一顫，這封信怎麼會在姜檸寶的手裏？她不著痕跡的瞥了一眼倩碧，心陡然一沉，難道倩碧背叛了她？

「這信我從未見過，何來熟悉？」楊舒清冷笑一聲，直接否認。

「看來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楊氏，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封信是國公爺的親衛昨夜截下來的，妳不會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天衣無縫吧？還是妳想說我偽造信件冤枉妳？」姜檸寶微微一笑。

楊舒清在心裏咒罵一聲，該死，她真的沒有想到定國公也插了一手。

倩碧完全呆住了，這下子鐵證如山，徹底的完了。

「景翊，你想知道楊氏寫給秦王的密信內容嗎？」姜檸寶轉向謝景翊，將手中的

信件揚了揚，笑盈盈的問道。

謝景翊點頭，他冷眼旁觀楊舒清一再的狡辯，已經徹底死了心，他當初肯定眼糊了，才會喜歡上她。

謝景翊才剛接過信，楊舒清卻猛地衝上前搶起，快速將信件撕毀。

在場眾人鴉雀無聲，謝老夫人眉心皺了皺，春喜和春樂面露焦急之色。

楊舒清卻長吁了一口氣，如今證據沒了，姜檸寶沒轍了吧！

「景翊，不管你信不信，昨夜我並沒有派人給秦王送信，自從我嫁給你之後，就沒有再和秦王往來，這信肯定是她故意偽造出來要陷害我的。」楊舒清坦然的瞅著謝景翊。

這個時候，她還是先穩住謝景翊，到時再圖謀和離的事。

謝景翊冷漠的看著她，一言不發。

姜檸寶聽到楊舒清這般顛倒黑白的話，忍不住笑了，笑容絢爛美麗，像是春天裏剛剛綻放的花朵，但楊舒清卻莫名生出一絲不好的預感。

「楊氏，我忘了告訴你，你剛剛撕毀的信件是我用來試探你的，現在這封才是真的，是不是覺得很意外？其實我早防著你了。」

陳太醫已經不生氣了，坐在那裏安靜的看這一齣大戲，簡直比後宮妃嬪勾心鬥角還要精彩。

楊舒清緊咬著下唇，她沒想到姜檸寶這麼狡猾，藏了這麼一手。

她果然還是小瞧了姜檸寶。

她想要毀掉姜檸寶的名聲，想要風風光光的與謝景翊和離，現在這一切都將成泡影。

定國公府已經容不下她了。

姜檸寶淡淡的瞅著楊舒清的神色變化，將手中的信函交給謝景翊，謝景翊看過後，俊美如玉的臉上籠罩了一層寒霜。

他沒有想到楊舒清不僅製造懷孕，還打算與他和離，他本以為自己會傷心難過，但他沒有，甚至隱隱有種鬆口氣的感覺。

謝景翊是個果斷的人，他面無表情的看著楊舒清，淡漠的道：「我們和離吧。」這是他給她的最後體面。

和離，而不是休棄。

謝老夫人皺眉，眉宇間滿是不贊同，按照她的想法，給楊舒清一封休書都算仁慈了。

大勢已去，楊舒清反倒恢復了平靜，她知道若是再胡攪蠻纏下去，她就是被休棄的下場，於是她道：「好，我們和離。」

謝景翊冷漠的瞅了她一眼，正欲叫人準備文房四寶，姜檸寶卻開口了，態度強硬——

「不是和離，是休棄。楊氏，你沒有選擇，你既然敢假裝有孕，又和秦王私下來往密切，就該知道會有這麼一天。景翊，這已經不是你的私事，而是事關定國公府的聲譽，這是國公爺的意思。」

她不是藉著謝珩的權勢逼迫人，因為他也有休棄楊氏這個兒媳婦的意思。謝老夫人冷冷的看了一眼謝景翊，眼中難掩失望，語氣淡淡的道：「檸寶說的對，楊氏必須休棄。」

都被人欺辱到這個分上，還想著給楊舒清一份體面，謝景翊的做法太令人失望了，幸好姜檸寶以後會給她生孫子，往後定國公府不會落到他身上。

陳太醫暗暗點頭贊同，定國公府可不是一般的國公府，楊氏做出這等醜事，確實該休棄，想來安遠侯也不敢心生怨恨。

姜檸寶又吩咐道：「春喜，準備文房四寶。」

「是，夫人。」春喜高興的去拿文房四寶過來。

終於要將少夫人趕出府了。

聽到是父親的意思，謝景翊心一驚，想想也是，父親昨夜截了楊舒清的密信，肯定知曉了她做的醜事。

以父親的性子，沒有將楊舒清發配到家廟，已經是手下留情了。

倩蓉和倩碧面如死灰，小姐被休棄，名聲毀了，秦王還會娶小姐嗎？

「定國公的意思」這幾個字一直在楊舒清腦海中不斷的迴響，她沒想到利用一隻貓傳遞消息的手段，竟然會被定國公的黑衣親衛發現。

這般無孔不入的手段，讓她不寒而慄，生怕自己的隱密勢力被盯上。

當務之急是離開定國公府。

楊舒清想通後，死死盯著神色淡漠的姜檸寶，撕開了之前溫和乖順的偽裝，她抬手撫了撫鬢角上的珠花，冷冷的道：「姜檸寶，我記住妳了，這一次，我認栽！」

接著再轉向謝景翊，「謝景翊，我等你的休書。」

姜檸寶微勾起唇角。「楊氏，妳終於不裝了嗎？」

楊舒清冷笑道：「鐵證如山，我再裝也沒用，反正我也不想待在定國公府了，選擇嫁給謝景翊就是一個錯誤，我現在打算挽回這個錯誤。」

楊舒清的話將謝景翊的心撕開了一道血淋淋的傷口，整個人散發出來的氣質更為清冷。

原來他在楊舒清的眼中就是一個錯誤。

姜檸寶不在意她貶低謝景翊，只是不免感嘆，他們才成親一個多月，官配就成了怨偶，看來自己這隻蝴蝶的影響還真大。

謝老夫人看著神色傲然的楊舒清，眼底閃過一抹冷意。

陳太醫覺得有點可惜，這場大戲這麼快就落幕了。

這時，趙管家和春喜一同進來了，將文房四寶擺放在桌上。

姜檸寶瞥了一眼楊舒清冷靜又鬆了一口氣的模樣，眼底閃過一道異芒，回頭看向謝景翊，淡淡的道：「景翊，去寫休書，楊氏的罪名不貞不孝，記得寫進去。」

楊舒清怒目瞪向姜檸寶。

姜檸寶朝她微微一笑，揚了一下手中的信函。

楊舒清的神色變了變，心裏燃燒著熊熊恨意。

她不知姜檸寶手中到底有多少證據，但看她的模樣，應該是有備而來，陳太醫還



在場，她不敢賭。

小不忍則亂大謀。

謝景翊沉默的寫了兩份休書，姜檸寶看過後，交給謝老夫人過目。

謝老夫人看完，滿意的點點頭，對黃嬈嬈道：「拿給楊氏。」

楊舒清看到休書的內容，氣得渾身發抖，俏臉都扭曲了，她看著姜檸寶似笑非笑的表情，忍著衝破天際的恨意，咬牙道：「倩蓉、倩碧，我們收拾東西離開。」

楊舒清最後冷冷的看了一眼大廳裏的眾人，她將所有人都記在心裏，尤其是姜檸寶和謝景翊，總有一天，她會讓他們後悔的。

謝景翊回到院子，看到楊舒清帶來的下人在搬嫁妝，他便面無表情的去了書房。府裏的下人早已從趙管家那兒得到消息，他們都對假孕陷害夫人，還和秦王勾搭的楊小姐心生厭惡，對她和她的下人都沒有好臉色。

姜檸寶派人將楊舒清被休棄的消息傳了出去，免得楊舒清再次顛倒黑白。

不過半天時間，這個消息傳遍了大街小巷。

「聽說了嗎，安遠侯府的大小姐被休棄了。」

「真沒想到楊大小姐會是這樣的人。」

「娶到這樣不貞不孝的女人，謝少爺真可憐。」

「聽說這事是定國公的親衛截到了楊大小姐祕密外傳的信件才曝光的，這楊大小姐真是作死，竟然敢在定國公的眼皮子底下玩花樣。」

「還以為定國公府是安遠侯府呢，這下摔了大跟頭吧。」

「你們說秦王還會娶楊大小姐嗎？」

「嗤，肯定不會。」

「誰說的，別忘了楊大小姐名下有一個專賣天價酒的上雲酒坊，還有五百萬的嫁妝銀……」

「五百萬兩白銀啊，如果楊大小姐看得上我，我入贅都可以。」

「人家大小姐能看得上你？你作夢吧！」

老百姓的話題一下子歪到了五百萬兩嫁妝銀上頭。

他們都沒有忘記一個多月前，楊大小姐曬出的嫁妝銀和一抬又一抬的嫁妝，這一次，她被休棄後，大家都看到她將嫁妝帶回了安遠侯府。

除了名聲狼藉，楊大小姐有豐厚的嫁妝，還是京城五美之一，「財」貌雙全，某些根基淺薄、別有心思的人蠢蠢欲動，開始打起了楊舒清的主意。

他們本來沒有機會娶到高高在上、身分尊貴的安遠侯嫡女，但現在，他們的機會來了。

上門提親的人絡繹不絕。

姜檸寶得知後，忍不住挑了挑眉，楊舒清等著秦王娶她入府，哪裏會看得上這些人，果真，等她拒絕所有上門提親的人之後，那些人惱羞成怒，開始使勁的往楊舒清身上潑髒水，她的名聲被傳得更為不堪。

最後還傳出楊舒清誓死要嫁給秦王當側妃。

不過這是姜檸寶故意派人放出的風聲。

這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秦王身上，楊舒清被休，楊舒清和定國公府的關係破裂，秦王的勢力開始削弱。

晉王趁機打壓秦王。

楊舒清被休棄，也有秦王的原因，如果秦王沒有娶楊舒清當側妃的意思，那麼秦王將失去安遠侯的支持，若是娶了楊舒清，就能人財兩得。

這對呼聲極高的秦王來說是個最好的選擇。

秦王妃當然不同意秦王娶楊舒清，這個大威脅，她怎麼可能讓她入府？但秦王的確需要安遠侯的支援，於是秦王妃在娘家人的勸說下，咬牙同意了。

秦王終於派人上門求娶楊舒清當側妃。

這個消息一出，京城轟動了。

原本嘲諷楊舒清的貴女，個個嫉妒得眼睛都紅了，這可是最有機會登上那個位置的秦王，楊舒清聲名狼藉，心狠手辣，何德何能得到秦王的青睞？

難道就因為她有五百萬兩白銀的嫁妝銀？

謝景翊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裏沒有一絲波動，他最近一直在作一個詭異的夢，壓根沒有心思關注楊舒清。

這個時候，選秀結束了。

傅苑寧被乾元帝冊封為貴妃，楊婉玲被冊封為賢嬪，皇后是當朝帝師的嫡孫女。

除此之外，乾元帝還封了幾位美人。

冊封的聖旨一下，楊舒清有一瞬間有了想要弄死傅苑寧和楊婉玲兩個前世仇人的衝動，但一想到乾元帝也活不了兩年，再加上乾元帝的身體，想要子嗣幾乎是不可能的，便放下了這樣的心思，就等著風風光光的嫁到秦王府。

姜檸寶一邊養胎一邊看好戲，楊舒清離開後，她的日子過得更愜意了，許是身體好，她到現在還未孕吐過。

不過謝珩依然擔心，每日都會抽空陪伴她。

這期間，大舅舅一家抵達了京城，大舅媽還來定國公府看望過姜檸寶幾次，姜檸寶非常開心。

唯一令姜檸寶覺得古怪的是，她最近頻繁見到謝景翊。

每次她去榮喜堂和謝老夫人用膳的時候，謝景翊都在，雖然他一如既往的沉默，但是看向她的眼神頗為奇怪。